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子抄釋卷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李維瀛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二程子抄釋卷四

明　呂柟　編

劉安節手編第十一伊川語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

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釋此於仁字儘窮究人多説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釋舉業亦不害學人注擬差遣欲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爲盜簿佐令以治

一邑使民不爲盜簿之責也豈得爲輕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寃民也幕官言事不合如之何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須不爭也令人

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釋去就如此雖於卿相可也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稟有剛柔也故强猛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旣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己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索勉强也釋故孔子進退由求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道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裁其弟天祺學之便錯釋此亦係自得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先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纔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淺深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禮爲樂不循禮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

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釋學至熟便不知手舞足蹈

問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在思念至此而感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釋見梅兎而知畫八卦亦此乎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他卓立中途釋綠學者無志且病痛多也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不可 釋二學之害與異端同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强樂不得須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

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知之亦難也釋真知甚難若真知行亦易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爲可勉强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待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行得未致知怎生行得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見一人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葢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

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着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别釋此等發揮眞知行亦在其中矣

問學者須志向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説道將第一等讓與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説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自謂不能者自賊也謂其君不能

者賊其君者也釋志道與聖亦分內事

或問人有耻不能之事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耻其不能而揜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耻已之不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耻爲士者當知道已不知道可耻也爲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一本知道已下本至此十九字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可耻也耻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釋耻不能而掩者終不能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纔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是

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釋看如何樣子迫切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静否曰纔説静便入於釋氏之説也不用静字只用敬字纔説著静字便是妄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釋看必有事焉可觀此心安住處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闇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

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釋亦須内省不疚自然明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透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懼曰須是氣

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强不得因說與長老游山事釋原字亦難用功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充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令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釋論語一部以學習二字爲首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爲氣勝志故多爲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爲氣所使者也若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爲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葢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釋志帥天地則健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嘗窺之必

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釋申申可不然難久

昔呂與叔嘗患思慮紛擾其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釋只是主一必有事焉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

所受之才雖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葢大賢已下即論才大賢以上更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此才也釋才有不同大者在道小者在藝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髙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凡别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不可强

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

仁廟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皆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而成令人有所見卑下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釋識量亦在學習充拓

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　釋只有一箇至誠便乎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

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葢爲中人以上者設非爲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昔上智之人更不言命爲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如何得之須有命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絶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盡

此理如何曰只爲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他處亦未得道他不是曰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爲他歸宿處不是只是箇自私爲輪回生死却爲釋氏之辭善遁纔窮著他便道我不爲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遁且指他淺近處只燒一文香便道我有無窮福利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釋說釋氏利心甚明白

問西銘何如曰此横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釋西銘亦庶乎有德者之言矣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曰子厚謹嚴纔謹嚴便有迫切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問氣

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如氷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釋學到如玉處更言甚道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未是葢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絶矣他疾甚革某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答云你道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各欲

遷葬城中堯夫已自爲塋他在房閤便聞得令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衆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一人云有新報云云堯夫問有甚事曰有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此拾却幽州也以他人觀之便以爲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閤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後氣將絶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他自如此亦豈

嘗學也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説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萬般安排著亦不知（釋老夫安且成者正如此然去易簀事不遠矣）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事曰多爲禮房檢正所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冠問如何定龍女衣冠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何曰某當辯云天河之塞天地之

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爲然釋正叔據禮甚於子厚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爲敵智不破姦此則未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辯明也舉此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當時問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未要令上知

之只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量體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未見始末更切子細反復推究方可釋正叔解勿令上知事聖人之量也

李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見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

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爲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别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

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
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
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
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
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
能止葢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

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便是一作最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一時便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

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説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説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説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逺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如止水釋此即定而能静也葢静只是無雜念别慮耳非謂如槁木死灰也心體本動物動得當時便是静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

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却無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釋此便是入道法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

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知謂之流也釋流是何物須是云水流也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

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釋此言性情一理之意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

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釋不肯學處便是不移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宴息也

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其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釋解文得義為先茍得義遠近一也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

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令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令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釋只以心對事使經便多不錯

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

可釋只卓爾躍如是勿忘常接乎心目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他立意如何

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論其所禀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禀也告子所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釋此等分性才足知性原於資始之初才形於保合之後甚明白矣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釋有如此言有如此行方是勇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

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辯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語云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其曾子乎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栁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義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釋此可觀正叔

之行權

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釋仁人不如是之愚也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禾之事甚好至抗飲祜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酖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釋程言甚正外肆戈戟而内藏和合恐未真乎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知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成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

之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固有敵於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升自陑陑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既約分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囊沙壅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問間諜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釋既用兵伐不仁則雖百計千策皆為智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

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釋道在通變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爲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爲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而墓崩其爲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

也釋不脩墓者一築永固無後患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釋此須常醒醒法可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爲缺有之徒爲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釋必有德者方能立言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

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釋文至隋唐衰濫侈故也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釋心舉動處便是誠明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葢由有上下尊卑之别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葢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

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釋盜賊之總屬聽順却是禮樂崩壞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一作漢以來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爲文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爲后妃之德如此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將大序看數遍

則可見矣或曰關雎是后妃之德當如此否曰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只著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葢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

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後人附之者曰關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公作此以風敎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葢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月所考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之詩葢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言古人有行之者

文王是也釋說詩及序甚明白矣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爲政者因人情而用之釋觀此則周禮不可疑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釋續經亦不妨且後世也

揚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於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一作數無窮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釋雄未能立德而先立言故文雖工無用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恕釋荀卿之過言多於行揚

雄之過行多於言荀猶優乎

退之晚來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釋韓亦志士乎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釋漢儒亦未必盡非乎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釋此讀史要法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何也曰漢之經術安用只是以章句訓詁爲事且如解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節只爲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若本朝經術最

盛只近二三十年來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思釋漢儒如孔顏者固少如由求雍蹇之徒亦多有之不但三人

周勃入北軍問曰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旣知爲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爲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爲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願請間此豈請間時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爲可謂至無能之人矣釋漢初謹愿人多類此故可任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爲僻乎一蜀而不能有爲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甞謂孫覺曰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爲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恒弑君孔

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爾曰三國之興孰爲正曰蜀志興復漢室則正也釋孔明以管樂自比其志遠乎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溫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

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纔說權便是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便是經也釋若說在太后食不食則於溥昭不免有恩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象可見若是三皇五帝典墳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絶淺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目便做千百様亦得釋素問辭則三代以後義則三代以前此作者亦有口傳乎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爲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旣明人不敢爲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之士甚衆旣不知道所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簧鼓天下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云豈非盜天地乎釋自有聖人以來便有陰符諸說故堯舜言執中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

(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捭闔捭闔既動然後用鈎鉗鈎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爲張儀說所動(如入庵中說令出之)然其學甚不近道人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足論也(釋老氏本非儀秦然才欲無已便欲有已終是術)

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寃之所致耶曰國人寃固

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寃釋否曰固是衆人寃釋然孝婦寃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寃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寃而致雨也釋天人一理至誠則通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

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葢氣就相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鑽木取火如使木中有火豈不燒了木葢是動極則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戛亦有火出惟鉄無然戛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釋自古未聞雷擊聖賢事可見天人一道

雨木氷上溫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溫釋皆失候也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别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説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歳蓋月一分光則是魄虧一分也釋交食法亦有理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看感得甚氣卽爲露甚氣卽爲霜如言露結爲霜非也釋無星月時亦有露有星月時亦無霜

雹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沴氣聖人在上無雹雖不爲災沴氣自在釋雹者雨包也故災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惟傳顔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

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釋此專為辭章者說若言不倚說理亦不明）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真曾

寄藥來某無以答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爲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欵欵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行然大抵只是爲長生久視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句釋如國風雅頌意豈可無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

來被名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其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與呂與叔令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文亦删定未了葢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别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

只爲無人識則不知孰爲泥沙孰爲珠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釋文亦在有得後爲之乎）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爲事某舊嘗修六禮（冠婚喪祭鄉相見）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多戀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二年

書成可皆如法禮從宜事從俗有大故害義理者須當去古者天子諸侯於孟月者爲首時也時祭之外更有三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民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者生物之始一作初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時也祭始祖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夫婦同享也祭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故設二位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所者舅婦不同享也嘗祭止於高祖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而止者緣人情旁親有後者自爲祭無後者祭之別位爲叔伯父之後也如殤亦

各祭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生母配如葬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葬甚瀆禮經但於左右附葬可也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今正寢正堂也葢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家必有廟古者庶人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以影堂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次序皆夫婦自祖配為位舅姑不同坐也廟必有主既祧理於所葬處如奉祀人之高祖而上既當祧也其大略如此且如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

於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朔而薦乃合宜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釋此可通行於天下於情禮皆得也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以禮有九獻樂有九奏也又問旣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灌於

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他器釋若墓祭灌酒於地亦可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義理古人直是誠質專一也葬只是藏體魄而神則必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之祭也釋古有祭祊而况於墓乎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

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已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已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已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已之子甚者至若讐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釋小人利切身家則愈爭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況古亦有是士乘墨車之類今律亦許假借曰無此服而服之亦僞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

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商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爲悦令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釋從時與宜耳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主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釋恩義別親疎

問人子事親學醫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

使玉人彫琢之益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寶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任其自爲也令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醫者之手豈不害事必須識醫藥之道理别病是如何藥當如何頗可任醫者耶或曰已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害事柰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也却識别得工拙如自已曾學令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陳本止此以下八段别本所增

釋學者治心之外此事要急

二程子抄釋卷四

二程子抄釋卷五

明　呂柟　編

楊廸錄第十二 伊川語

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閒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

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同物一部字解多是推五行生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何曰荆公舊年說話煞得後來却自以爲不是晚年盡支離了釋物以身所臨處格爲先凡思慮壽畫講問皆是格

問古之學者爲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爲己是要爲人曰須先爲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爲己鄭宏中云學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釋才爲己便能及人人己通

問有所忿懥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

乃正孚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釋有有二義一曰先立二曰後當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儲貳使九四近君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釋如此看易則凡事凡物皆可通矣易只是通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

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曰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釋易是活法

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鄠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所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某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節問一主簿以一主簿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釋如此看易可使人皆知道矣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卻須彌無體芥子無量（釋山中有天亦是常事不當以須彌芥子論也）

楊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釋才與性同出而才所以盡性也）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正言性之本（釋孔子說性闕）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堯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只為能受盡言儘人

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釋君實任理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先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若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令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釋此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意

鄧文孚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

人錄錯一兩字如説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説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合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别初在畎畆湯使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幡然而從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葢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釋孟子言其大程子校其詳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叅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逐不附已者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釋王程二氏之道如氷炭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辯事因舉經引證介甫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因云却不向他道只這便是不會讀書釋戩便以博覽為讀書矣

謝良佐與張繹説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

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此不知在閙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注朱子權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如此說恐傳録之誤也釋此戒懼於不覩不聞者也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況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釋據此則小序不可改矣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物格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不知煞有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當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糧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出券歷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尚請見錢豈

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殿說書多時户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來不會寫狀子受事人不去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釋此便用古今之學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至節令命婦進表賀范趙問先生先生曰某起自草萊三辭後受命豈有為妻求封之理又問乞恩如何曰只

為今士大夫道得乞字慣又問封父祖曰其說甚長釋其說甚長富哉言乎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忽遣人追及之回至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曰聞公甞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此語此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公未能使人如此堯夫

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夫云便是純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此尤不是堯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久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此些物事便喜不得便不足他說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甚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死君子小人須是切己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思量堯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釋此仁義不遺後其

君親之義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為正叔一作姨丈太執求為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釋此周公握吐之義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情一作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繫之天安用尤臧氏釋程氏幾乎以天自處

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識後來極狠愎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知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釋先生茲心止知正已不知怨天尤人真孔氏學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釋書一也只看人如何讀便分賢愚令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為

讀詩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只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也釋格物便要誠意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

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釋迹以告中人以下心以告中人以上文中子恐亦有所見云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平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釋漢以後無頌聲者此也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

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採釋古鄭衛之音亦入國風諸代之録告世變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何以當此乎先生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說諸葛亮已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

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釋此義明人心定矣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箇事後來

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釋良三代之遺智也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昔横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釋正為人心難測耳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年氣運

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得釋氣運亦槩言就其中要人變化

先生在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二隻因見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金為者某遂令取文字白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宫遂已當時恐是皇帝閤中某須理會釋此豈止折柳之意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内臣貼却容字因問之内臣云是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講書見内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之上只嫌怕人尊奉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之人養成之也嘗觀仁宗時宮嬪謂正月為始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為正名不諱嫌名及舊名纔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為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

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
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
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
忠者為報君也如人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葢得之於
天與天下之人共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
如傷若保赤子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
之心處便說始初內臣宮嬪皆攜筆在後抄錄後來見
說著倿人之類皆惡之呂徽仲使人言令後且可不傷

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君祭以下莆田本添

釋使人君不知進德以禍天下皆此諛臣夫

周孚先本第十三伊川語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升堂肓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葢蒯聵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强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故也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釋子路見義必為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貳拾

時看春秋黃贅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丘明否曰傳中無丘明字不可考釋杜預言為丘明

張繹錄第十四 伊川語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

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讜讜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讜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汲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釋伊川以道自任不在官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子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某者以某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某貧也天下賢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釋伊川雖一時權語然其意自廣

殿帥苗公問程子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程子對曰且如山陵事茍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釋即程子言以學動為人所拘滯道不可行也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一日使羿立於其傍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某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釋伊川與孟子大行之意同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

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一本云湜不能用又云謝湜求見者二不許因陳經正以請先生曰聞其來問易遂為說以獻貴人注云獻蔡卞如用說枉枯之類 釋此枉尋直尺不可為也

謝愔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邪也曰愔固無疑矣在巳庸何恤第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於父母子亦將毀瓦畫

墁乎曰此狂人之言也何可信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釋信及此則止有一理耳

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又曰人待老而求保生是猶貧而後蓄積雖勤亦無補矣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後為保生邪夫子黙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釋養心之功可兼養身

程子與客語為政程子曰甚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

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下上芻粟養無用之牛乎子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俗善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水旱螟蟲之灾皆不善之致也釋仁博者意自廣邵堯夫謂程子曰子雖聰明天下之事亦衆矣子能盡知邪子曰天下之事某所不知者固多然堯夫所謂不知者何事是時適雷起堯夫曰子知雷起處乎子曰某

知之堯夫不知也堯夫愕然曰何謂也子曰既知之安用數推也以其不知故待推而後知堯夫曰子以為起於何處子曰起於起處堯夫瞿然稱善釋無用之知正叔不費心耳故捷徑

張子厚罷太常禮院歸關中過洛而見程子子曰比太常禮院所議可得聞乎子厚曰大事皆為禮房檢正所奪所議惟小事爾子曰小事謂何子厚曰如定謚及龍女衣冠子曰龍女衣冠如何子厚曰當依夫人品秩葢

龍女本封善濟夫人子曰某則不能既曰龍則不當被人衣冠矧大河之塞本下上降祐宗廟之靈朝廷之德而吏士之勞也龍何功之有又聞龍有五十三廟皆曰三娘子一龍邪五十三龍邪一龍則不當有五十三廟五十三龍則不應盡為三娘子也子厚默然釋此子厚不及伊川之精究

韓持國帥許程子往見謂公曰適市中聚浮圖何也公曰為民祈福也子曰福斯民者不在公乎釋此豈止闢異端乎

韓持國使掾為亭成而蓮已生其前蓋掾冠損而置之公甚喜程子曰斯可惡已使之為亭而更為此以說公非端人也公曰奈何人見之則喜釋會此可辯佞人

韓持國罷門下侍郎出帥南陽已出國門程子往見之子時在講筵公驚曰子來見我乎子亦危矣程子曰只知履安地不知其危坐項之公不言子曰公有不豫色何也公曰在維固無足道所慮者貽兄姊之憂耳子曰領帥南陽兄姊何所憂公悟曰正為定力不固耳釋天壽不

貳所以立命

子言范公堯夫之寛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欵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釋此不止量也道亦如此處是

程子過成都時轉運判官韓宗道議減役至二大戶亦

減一人焉子曰只聞有三大戶不聞兩也宗道曰三亦可兩亦可三之名不從天降地出也子曰乃從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國有三老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三人行則必得我師焉若止二大戶則一人以為是一人以為非何從而決三則從二人之言矣雖然近年諸縣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釋三大戶之論似執泥不予

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釋此

方是聖賢之心以此心平天下而天下平以此心格物而物無不知矣

程子之盩厔時樞密趙公瞻持喪居邑中杜門謝客使侯隲語子以釋氏之學子曰禍莫大於無類釋氏使人無類可乎隲以告趙公公曰天下知道者少不知道者衆自相生養何患乎無類也若天下盡為君子則君子將誰使侯子以告程子曰豈不欲人人盡為君子哉病不能耳非利其為使也若然則人類之存不頼於聖賢而頼於下愚也趙公聞之笑曰程子未知佛道弘大耳

程子曰釋氏之道誠弘大吾聞傳者以佛逃父入山終能成佛若儒者之道則當逃父時已誅之矣豈能俟其成佛也釋趙瞻之辯適

韓公持國與程子語歎曰今日又暮矣程子對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子曰不能則去可也釋言省意遠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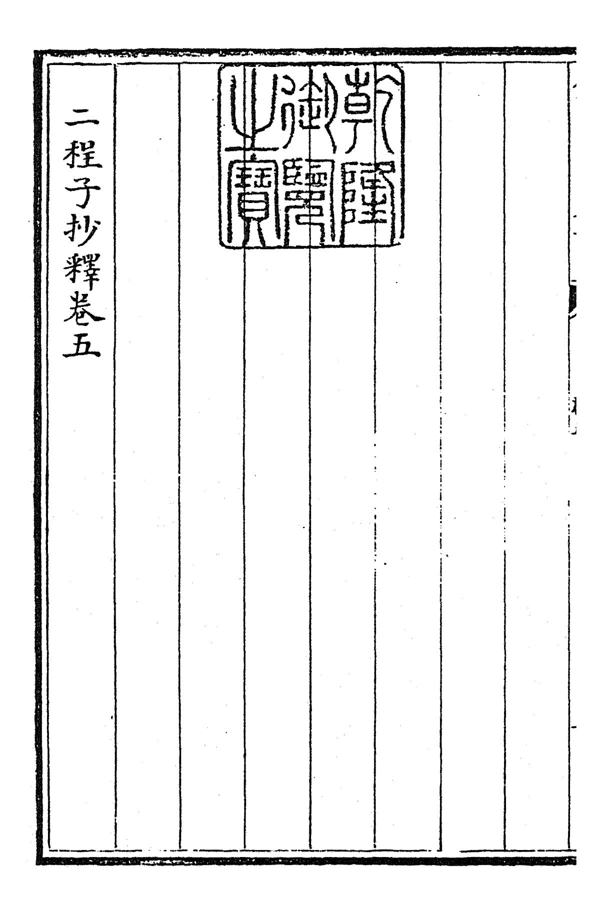
造化之謂也釋只看如何窮理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心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儆而至於忍安之以至於殺充之以至於好殺豈人理也哉釋其要只在所養

諸葛瑾使蜀其弟亮與瑾非公會不覿亮之處瑾為得矣使呉之知瑾如備之遇亮復何嫌而不得悉兄弟之懽也釋當時人情時事又不知如何

富文忠公辭疾歸第以其俸劵還府府受之先生曰受其納劵者固無足議然納者亦未為得也留之而無請可矣釋納劵近直留而無請近厚

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卧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作或人仍載尹子之言曰非忠孝也忠孝當黨患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　釋觀忠孝視疾之言便是不致奠



二程子抄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二程子抄釋卷六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潘曾起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二程子抄釋卷六

明　呂柟　編

唐棣編第十五 伊川語

棣初見先生問初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釋讀大學知格物其下七者皆不難矣

先生曰古人有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以

養其血脉威儀以養其四體今之人只有理義養心又不知求釋如知義理養心則耳目四體亦可兼

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己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二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一作說風天小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

公拜令某卻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謝天申字用休

伯溫問學者如何可以有所得曰但將聖人言語玩味溫州人　釋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

久則自有所得當深求於論語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荅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耳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釋讀書不在貪多

又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顔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棣問去驕吝可以為屢空曰然驕吝最是不善之總名驕只為有己吝如不能改過亦是吝（釋求得顔子不改其樂處則驕吝自化）

棣問看春秋如何看先生曰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贅隅問某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釋非傳無以考經非經無以辨傳）

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墓墳所與莊上常合藥

與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

釋此擊磬之心也

思叔告先生曰前見教授夏侯旄甚歎服曰前日來相見問後極說與他既問却不問他好惡須與盡說與之學之久染習深不是盡說力抵介甫無緣得他覺悟亦曾說介甫不知事君道理觀他意思只是要樂子之無知如上表言秋水既至因知海若之無窮大明既升豈有爝火之不熄皆是意常要已在人主上自古主聖臣

賢乃常理何至如此又觀其說魯用天子禮樂云周公有人所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之禮樂此乃大段不知事君大凡人臣身上豈有過分之事凡有所為皆是臣職所當為之事也介甫平居事親最孝觀其言如此其事親之際想亦洋洋自得以為孝有餘也臣子身上皆無過分事惟是孟子知之其說曾子只言事親若曾子可矣不言有餘只言可矣唐子方作一事後無聞焉亦自以為報君足矣當時所為益不誠意嘉仲

曰陳瓘亦可謂難得矣先生曰陳瓘却未見其已夏侯旄字節文　釋此說足盡臣子之道故頑廉之孫歷山之泣其心皆可想也

又問伯夷叔齊逃是否曰讓不立則可何必逃父邪叔齊承父命尤不可逃也又問中子之立是否曰安得是只合招叔夷一作齊歸立則善伯溫曰孔子稱之曰仁何也曰如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如與季札是也札讓不立又不為立賢而去卒有殺僚之亂故聖人於其來聘書曰吳子使札來聘去其公子言其不得公子也

釋春秋書札進吳人也吳更而
其使得錄名耳札事亦近叔齊

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會語言要識得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

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理會得聖賢氣象釋須高明看聖賢氣象出

在講筵時曽說與温公云范純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彼時一言亦失却道他見修史自有門路某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得他温公問何故某曰自度少温潤之氣純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道人主之意後遂除侍講釋如此擇講官便有大效

用休問井田今可行否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

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著得許多天地

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釋漢限田唐口分世業法亦古意

嘉仲問封建可行否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釋法緣人情及世變而立但當仿古則無弊

陳貴一問人之壽數可以力移否曰益有之棣問如今人有養形者是否曰然但甚難世間有三件事至難可以奪造化之力為國而至於祈天永命養形而至於長生學而至於聖人此三事功夫一般分明人力可以勝

造化自是人不為耳故闕朗有周能過歷秦止二世之說誠有此理釋此三事人間之至大者其他可知矣

問喪止於三年何義曰歳一周則天道一變人心亦隨以變惟人子孝於親至此猶未忘故必至於再變猶未忘又繼之以一時釋古者繼之以一月却太近耳

富公嘗語先生曰先生最天下閑人曰某做不得閑人相公將誰作天下最忙人曰先生試為我言之曰禪伯是也曰禪伯行住坐卧無不在道何謂忙曰相公所言

乃忙也今市井賈販人至夜亦息若禪伯之心何時休息釋禪伯閑中忙

先生嘗與一官員一僧同會一官員説條貫既退先生問僧曰曉之否邪僧曰吾釋子不知條貫曰賢將竟一作作三界外事邪天下豈有二理釋此乃覺悟僧也

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與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故也子路遂引親於其身為不善為問孔子以堅

白匏瓜為對繫而不食者匏瓜繫而不為用之物不食不用之義也匏瓜亦不食之物故因此取義也釋此豈匏瓜義最可觀

范公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聖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邪又問只恐駭衆爾曰唐狄仁傑廢江浙間淫祠千七百處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二廟爾今人做

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釋社稷為土地之神統言之也城隍據城池而言古人祭門行而況此乎

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學者看一部論語見聖人所以與弟子許多議論而無所得是不易得也讀書雖多亦奚以為釋意隨文曉解

周伯溫見先生先生曰從來覺有所得否學者要自得六經浩眇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自立得一箇

門庭歸而求之可矣伯溫問如何可以自得曰思思曰睿睿作聖須是於思慮間得之大抵只是一箇明理棣問學者見得這道理後篤信力行時亦有見否曰見亦不一果有所見後和信也不要矣又問莫是既見道理皆是當然否曰然凡理之所在東便是東西便是西何待信凡言信只是為彼不信故見此是信爾孟子於四端不言信亦可見矣

釋信有二義未得之先者須信也既得之後者能信也

先生指庭下羣雀示諸弟子曰地上原有物則羣雀集

而食之人故與之則不即來食須是久乃集蓋人有意在爾若負粟者適遺下則便集而食矣釋萬物皆有覺故務德行者在不言而信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釋若守節便未必死守節而死不死矣

宣仁山陵時會呂汲公於陵下公曰國家養兵乃良策

凡四方有警百姓皆不知先生曰相公豈不見景德中事邪驅良民刺面以至及士人蓋有限之兵忽損三五千人將何自而補要知兵須是出於民可也釋雖武王歸馬放牛亦太早故武庚叛霍光廢昌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彼見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既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

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字項呂望之曾問及此亦曾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正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為年二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祖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輝年作歲是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釋此在已

鮑若雨錄第十六 伊川語

今語小人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然卒違道語君子曰不違道則曰不違道終不肯違道譬如牲牢之味君子曾嘗之說與君子須增愛說與小人小人非不道好只是無增愛心其實只是未知味守死善道人非不知終不肯為者只是知之淺信之未篤 釋篤信者好學

志不可不篤亦不可助長志不篤則忘廢助長於文義上也但有益若於道理上助長反不得杜預云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此數句煞好釋要在不言而行

問孔子對冉求曰其事也非政政與事何異曰閔子騫不肯為大夫曾晳不肯為陪臣皆知得此道理若子路冉求未能知此夫政出於國君冉求為季氏家臣只是

家事安得為政當時季氏專政孔子因以明之或問季路冉求稍聞聖人之道何不知此曰當時陪臣執國命目見耳聞習熟為常都不知有君此言不足怪季氏問季路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除却弒父與君皆為之釋當時由求亦大難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胷次廣闊其意味有不可以言述竊有一喻願留嚴聽令

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途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途人彼豈知為族弟此亦豈知為族兄邪或告曰彼之子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子公之族弟某人也既而懽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茍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喻也釋性

本同善要人指點便親切

鄒柄本第十七語伊川

詩大序孔子所為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也

小序國史所為非後世所能知也釋此序屢言之可知其難改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

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其成而取劉璋聖

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

取而興劉氏可也釋當時劉璋亦有道義可𠡠𠡠而不從取之可也

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言安一軍耳兵自

高地來可勝宣王嘗自觀五丈原非非一作曰言此地不可

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釋兵家言多視不勝猶勝
荀爽從董卓辟遜迹避禍君子亦有之然聖人明哲保
身亦不至轉身不得處如楊子投閣失之也荀爽自度
其材能興漢室乎起而圖之可也知不是而強圖之非
也釋爽豈天民
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毛萇楊雄萇解經未必皆
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矣釋毛詩多依大小序故得多
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遽戰而殺

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生其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漢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釋庶見幾於其先故難及

先生云吾四十歲以前誦讀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釋此却與志學次第異矣

人思如湧泉浚之愈新釋心體無窮也

先生在經筵時上服藥即日就醫官問動止天子方幼

建言選宫人四十以上者侍左右所以逺紛華養心性釋經筵不止口說容觀必如正叔志可

韓文不可漫觀晚年所見尤高釋心在於文久亦精深雜念去也

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釋四端以信而行

聖人無優劣有則非聖人也釋孔子伊惠亦有不同

楊大隱本第十八伊川語

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釋此言不極太速乎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眞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釋三子各就其所見處通也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釋德性之知亦或假見聞

但不恃焉耳

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彰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釋下學即上達洒掃應對便是窮神知化

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釋權與功名皆在外者故有害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釋君臣各有體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善欲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香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欲曰思而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欲曾子之省窒欲之道也釋學問根源只在窒欲

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

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身君子弗學釋內本之學其有所見者乎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所謂學者非學也釋君子之學貴貞而德

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釋實勝善也

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釋顏子惟一耳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釋窮理為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夜氣之所存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旦晝之所害為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釋清明在躬即有事

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知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釋如此求索則聖人在目前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立功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故耳其衰也則有不足之色其病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

不自知哀哉釋役使亦係習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釋善不過義與實耳

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釋漸進則漸妙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上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釋中

人被化則多從耳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釋得師不信亦難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釋傳一也但不同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釋外者非內也後者非先也

學以知為本取友次之行次之言次之釋此中庸思知人知天之序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釋仁誠至矣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釋此大小之效也

自矜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去道遠釋未之思耳

使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邪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邪疑則已德内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多疑能為君子者也釋疑人者疑己也

二程子抄釋卷六